

經緯

第九期 第二卷

中國經濟學社

民主政治之前提

本社

經緯座談

民主建設問題

參加人：黃墨涵 陶百川 鄧飛黃 端木愷

范子遂 錢公來 胡秋原 印維廉

洪 鈞 方瑞典 李維城 方 東

劉衛靜 蕭作霖 唐國楨 陳 時

楊勁支 李紫東 鄭定遠 謝耿民

劉季楨 馮守援 高伯玉 劉炳黎

宮廷璋 徐晴嵐 南 夔 梁蕩然

唐 縱 夏晉熊 徐鴻濤 王冠青

李元傑 胡西園 何鳳山

共產黨底民主論批判

葉 青

完成民族主義實現世界主義 陳正祥

科西嘉兄弟

大仲馬著
趙華琳譯

經緯出版社印行

天原電化廠

出品

化學工業之基本原料：
 液體鹼 (46°Be°)
 右設鹽酸(不含砒素)(20°Re°)
 漂白粉 (35%)

純鹽酸 (比重1.19)
 附設天盛耐酸陶器廠供給化學工業
 基本器材：
 蛇型冷鐵管，
 吸收塔，
 耐酸磚，耐火磚，
 陶管，考克，
 及其他各式化學陶器。

天廚味精廠四川工廠

出品

味精 — 乃植物蛋白之水化物為經濟之營養調味品
 葡萄糖 — 補血健胃增強體力
 糖精 — Vitamin B Complex
 澱粉 — 除食用外，並可作電池，紡織等工業原料
 鹽酸 — 塔絡來夫法製品
 芒硝

廠址：重慶化龍橋對江貓兒石
 電話：相國寺九五〇一二
 辦事處：重慶林森路十六號二樓
 電話：四一〇九六
 電報掛號：三二二五號

社版出緯經者行發兼輯編

霖作蕭校總

號41箱信政郵慶重

新岸南慶重：址地

號55場市

部務印報西自由者刷印

任務版化文國中者售經總

街器磁受重

局書大各國全者售代

緯經

刊月

元五十二冊每幣國價定別本

元十五百一年半
 元百三年全

期九第卷二第

版出日五十月十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民主政治之前提

本社

去年十一中全會決議，在抗戰結束以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正式實施憲政。本年參政會席上，蔣主席宣佈考慮提早結束訓政。從此以來，民主空氣，異常濃厚，然而有一部份人有種錯覺，認為政府並非民主的政府，這却應該加以糾正。中國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國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實行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權主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假若在國民革命的領導裏，抽出了「民主」的因素，則國民革命不成其為革命運動，而國民黨的存在，即為沒有意義了。實行民主政治，實是國民黨的主要任務，國民黨六十年來，流血奮鬥的目的，就是要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同盟會宣言「驅逐鞑靼，建立民國」的兩句口號，民國二年的討袁運動，六年的護法之役，十五年的北伐，那一次不是為了推翻專制實施憲政？如果沒有這次抗戰，我們深信國民大會早已召開，憲法早已正式頒佈，中國早已實行民主政治了。現在由於抗戰之故，民主政治的實施不得不稍予延遲，但是不能因此就誤會國民政府是反民主的。

中國的民主政治與其他國家自有不同，現在世界上的民主政治形態有蘇維埃式的民主，有資本主義的民主，而中國則是三民主義的民主。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特殊性，亦自有其特殊性的憲政制度。歐西有云：「有什麼樣的人民，便有什麼樣的政府。」中國一般人民的智識水準太低，文盲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把政權貿然交給沒有智識的人民，其結果之糟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所以總理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加上了訓政的階段。國民黨的「以黨治國」，並不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是要訓練人民運用四權，使中國成爲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以黨治國」，祇是革命的必然過程，並不是革命的目的。并且實行民主政治，也不是沒有條件的。其先決條件至少有下列兩點：

第一、對外先要達到國家的獨立。個人的獨立自由，是以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爲前提的。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假若一個民族在別個民族的宰割之下，站在支配地位的民族，決不會給被征服民族以民主的。這個被支配的民族，假若要實行民主政治，必先要打倒支配民族，而擺脫其被征服的地位不可。假如中國亡了，我們還能實行民主麼？所以這次抗戰，是在剷除民主政治的真正障礙。中央決定在抗戰結束以後一年內實行民主，是合理的，正確的。

第二、對內先要達到國家的統一。統一與民主是不能分離的，沒有統一，便不會有民主。如果一個國家，四分五裂，全國分為好幾個政治單位，行政不統一，法律不統一，在這樣情形之下，如何能實行民主？我們所希望的民主，並不是具文的憲法而是真正的憲政，使憲法的每一條文都能夠有效力，並且這種效力能夠達到全國的每一角落。所以不談統一而專談民主，不啻「緣木求魚」，談一百年也不會有好結果的。

中國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其革命的目的，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在政治方面說，就是要實行民權主義。我們民主革命的過程，是先由「黨的民主」到達「國家的民主」，再由「國內的民主」達到「國際的民主」。我們在國民革命中，不知流了多少血，擲了多少頭顱，而這些血是爲了要實行民主政治而流的。國民黨是民主的政黨，國民政府是民主的政府。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只是民主建黨的問題，民主當然不成問題，願國人於此三加意焉。

我們的信念

- 一、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社會，必須以國防民生爲中心，以經濟建設爲階梯，以科學精神爲基礎。
- 二、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必須祛除政治上貪污腐化的惡習，根絕社會上自私自利的劣性。
- 三、統一革命意志，集中革命力量，鞏固革命基礎，必須反對背叛民族國家利益，及違反政府法令的任何黨派，或任何小組組織與個人。

座談

民主建設問題

時間：九月十九日午後八時

出席者：黃墨涵 范予遂 錢公來 胡秋原 印維廉 洪幼
方瑞典 李維城 端木愷 鄧飛黃 方東 劉衛靜

端木愷：今天我們再來開座談，邀請大家來座談。前年幾個朋友辦了一種經緯雜誌，雖然辦得不高明，可是這些朋友的热誠是可貴的。經緯兩個字，說起來經緯萬端，一種雜誌要將其貫，談何容易？所以我們要想充實一下雜誌的內容。

今天我們討論民主建設問題，到會的朋友有軍事家，有企業家，也有銀行家，既然到了這裏，希望對於民主問題互相交換意見，雖說是清談誤國，但是能夠提出很好的意見來，或者還可以建議給政府。同時今天參加會議的有許多來自民間的參政員，深知民間的疾苦，政治的利弊，更希望能夠切實地提出意見來。這次參政會表現很好，成就很大，這些成就也可以說是過去一點一滴的成就累積而成的。

中國將來一定走向民主的道路，關於民主的範圍方式意義內容，很多值得研究，各位在參政會十四天中說了不少的話，但相信一定還有很多的話沒有說完，為了鼓吹民主響應政府的號召，請各位儘量發表意見。

鄧飛黃

經緯雜誌辦了兩年，說起來兄弟是担理理事。實際上先瀟先在負責。我們希望這雜誌一期有一期的特色。

現在我們想徵集各方面對民主建設問題的意見，採取的方式是一方面座談，一方面還希望以通信方式與各方多所聯絡，或者請黨國先趨儘量地表示意見，預備綜合起來出個民主建設問題專刊，是不能夠達到充實內容的目的，雖不敢預料，我們却希望多少盡點責任。所以希望已到諸公只要有意見，不必定要長篇大論，零零碎碎的都可以，讓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去努力。

胡秋原

我們中國人的談天，是海闊天空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我以為應該請座談會的主持人，提出個題目來，否則從何談起。

劉衛靜

隨便談談就自然有題目出來的。

胡秋原

我出個題目，我們參政會開了十四天會，大家去會場裏嗚哩哇啦地吵了一陣，不知會外人士對於參政會有什麼見解，有什麼感想請賜批評。

端木愷

這簡直反要求起來了。

蕭作霖

過去我們曾經舉行過幾次座談會，有很多寶貴的意見，當時有些不能發表出來，實在可惜。現在審查尺度放寬了，有好的意見說出來，當然不會再被辜負。我個人對於政治是外行，不過觀察有意見，也就應該發表。我以為中國的腐敗和不開通並沒有顯然的無產階級，只有相差的小資產階級，而其中十分之八九全是農民。共產黨批評我們國民黨不民主，其實不過是說違反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抗戰以來，有些有錢的更腐敗，窮的

就更窮，小資產階級最受窘迫，也最感苦悶，這是事實。其中也有許多逐漸變成了大資產階級，這樣更只是自食其力的吃虧。在這小資產階級動搖的情形之下，共產黨就得到了借題發揮的機會。這種民主高調，應該不能算是民主的真正要求，在政治方面，有些地方確是缺乏民主精神，許多弊端大都給蒙住了，這次參政會揭發了許多，當然是民主精神的充分表現。另一方面，中國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意識，說風涼話的多，負責任的少，要求民權，却不盡義務，譬如自己逃避兵役，却埋怨軍事失利。當兵服役不但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也是國民的當然權利，可是我們的國民却不要這個權利，好像只有批評政府才是唯一不能放棄的權利。在這種畸形的形勢之下，却怎樣談得到民主。民主的正確觀念，是政府和人民都應該首先認識清楚的。

鄧飛黃 對於蕭先生的意見，我提出兩點補充。一、我們是民權主義者，民權主義與一般民主的意義似乎不同，究竟兩者有沒有分別？二、剛纔說一般民衆對民主的要求過分，到底現在的民主是過了分還是不充分？我的意見：一般民衆的民主程度還不夠，必須要普遍的發揚，進一步使每一個人都有民主思想。現在的民主思想都是限於知識份子，一般民衆是談不上的，而且民主是不過對政府有妨礙，希望各位高見指教。

錢公來 中國有句古話「替天行道」，意思就是代民作主，又說「民親自我民親，天聽自我民聽」，也是這種意思。外國人爭民主是經過流血通過選舉得來，現在中國一般人都是口裏喊民主，替天行道，替人民爭權，其實自己並不去流血，只爭個人的利益，論理應該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一般人却只爭到了個人的權利，就算了，我記得詩經上說的「不稼不穡，胡取乎三百廩兮」，你沒有耕田，沒有鋤草，你家裏那裏來那許多

吃不完糧食？「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打獵跑路是要流汗流血，冒險的工作，你都沒有幹過，怎麼你屋子裏會有吃不完的野獸懸起？抗戰以來，老百姓獻糧出壯丁，而辛苦流汗得來的東西反給人不勞而獲了，去吃不飽穿不暖，試問民衆怎麼會有力贊成？所以我的結論：民主就是要有權利處分自己辛勞得來的東西，並不是一盤餅充飢，若是不去流汗下種，不鋤草，等劉麥子好了，你是要處分麥子說這麥子如何如何，好的怎樣送給大官，就是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我們如果有良心的話，應該讓老百姓吃飽穿暖，替他們說話，本人所期期以為不可者，就是這種沒有下種不鋤草的偏要來處分收穫的東西，而老百姓勞動得來的東西，反無權處理，我們如果這樣談民主，豈不是笑話？這就是我個人的感想。

陶百川 這次參政會表現我們的民主還不充分，因為：第一、共產黨七個參政員有五個沒有來，而且內中有兩個從來沒有到過，就民主的規模講，是非常不夠的，雖然參政會並不是真正的民意機關，但是在參政會裏正是一個爭取民主的機會。在民主精神相當發達的國家，這種現象是不會有的，所以從事實講，共產黨並沒有良好的民主風度。例如在美國，當威爾基和羅斯福競選總統的時候，雖然攻擊自己的政敵，但是羅斯福已當選總統的時候，第一個拍電致賀的就是威爾基。這次杜威和羅斯福競選，也時常攻擊政府的措施，可是對於整個國家的大計，如像戰後和平談判，在野的杜威不惟沒有袖手旁觀幸災樂禍的表現，反而派人幫助商討，認為是自己的權利，沒有這樣的民主修養是不足以督促政府走向民主之路的。但是在中國，佔第二大黨的共產黨却不然，所以我說他們的民主修養不夠，再看那許多小黨：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他們也有同樣的權利，然而沒有提案，沒有發言，沒有詢問，其態度之

也有同樣的權利，然而沒有提案，沒有發言，沒有詢問，其態度之

冷淡，同站在黃鶴樓上看翻船一樣。
一個政治家的風度，應該是在這種批評之外，還有積極的建議，因為政黨，就在於他能夠正確地批評的建議，成爲督促政府走向民主的推動力，他們那種婆婆媽媽的情形，是很令人失望的。你如果客氣不批評，也應該有所建議，所以大會的情形是證明了我們的民主還沒有良好的基礎。

第二、民主政治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政黨政治，一種是輿論政治。輿論政治當人民對政治有所主張的時候，推波助瀾，幫助發揮效果，而輿論常是被政黨所操縱的，事實證明我們的政黨活動不夠勁，所以我覺得政府培養督促所造成的民主精神不夠，民主的意識是由人民自己來治理，其成績的好壞，參政會就是一個寒暑表，在參政會尚且如此，等而下之，可想而知。所以我對民主政治前途不免悲觀。

但是我並不是主張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是相反地覺得國民黨要想一般人的民主精神能夠高度的發展，就應該以民主培養民主。因此我提出兩個問題：1. 關於政黨，請他公開活動。現在各黨各派還沒有得到同樣的平等機會，因爲許多黨派還自己認爲沒有得到合法的承認。「合法的承認」，有幾個不同的看法：依我看，各黨各派已經得到了合法的地位，我們研究世界各國的憲法，就拿公認爲最民主的美國而論，聯邦憲法上並沒有關於政黨的條文，政黨的地位是建立在「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上。過去國家社會黨青年黨都會經過總裁討論國家大事，他們不掛牌子出來活動，是自己搭氣，政黨不培養民主的前途是難望發達的。我的意思：政府不必害怕政黨，應該讓他們在政黨活動中培養他們的民主精神。譬如說：共產黨交出武力，軍令政令統一，小小的政黨讓他們活動着什麼關係？而且有了在野黨，還可以用「馳山石可以攻玉」的效

果。再看中國幾十年以來一起一落的政黨該有多少，然而結果只剩下國民黨，當然可以請其他政黨公開活動，督促政府，中國將來的政治絕不會是一黨政治。我相信蔣主席不會下令取消其他黨派，再說共產黨在新華日報上「中共中央」那一類的名詞，公然登載着，國民黨並沒有去禁止他，其他黨派的意見，也已經讓他宣傳，爲什麼不可以讓他掛牌子？「抗戰建國綱領」沒有限制政黨的條文，所以將來一定是政黨政治，我希望政府幫助他們發揚民主精神，多採納他們的意見。不過政黨固然是需要的，但是讓人人隨便結黨，假定三五十個人，你成一黨，我也成一黨，政黨太多了，意見紛歧，也要不得。所以要加以限制。最好制定一個政黨登記法。在美國的聯邦憲法對政黨登記，並沒有規定，只有州法上有規定的條件，選舉必須有多少票，而且黨一次競選的票數不夠，第三次不准再來。新黨必須有幾分之幾的選民聯名請求政府承認。中央選刊上曾討論過政黨的條件，必須有十個省黨部總夠格，或者有百萬以上的黨員。有力量的政黨精確的規勸政府，利益當然很大，有人把政黨看得太嚴重，以爲別的政黨出現了，國民黨就會垮台，政府官吏會罷免的罷免。我根據這次在參政會的經驗，中國人的禮讓道德還存在，對政府的好處很多，不過政府應該自我訓練，現在政府的人事更動很少，其他方面知名之士，有實力的很多，讓他們有貢獻意見和能力的機會，督促政府，幫助政府，消極方面既沒有害處，積極方面又有益處。2. 國民代表大會可以考慮提前召開，因爲外國人說中國沒有實行民主的決心，共產黨說國民黨不民主，也是爲此。這樣一來，可以一新天下人的耳目，尤其蔣主席在這次參政會上已經提出這種賢明的啓示，請前領袖國民黨這樣賢明的建議，我們請前領袖可以樂觀。

胡秋原

中國現在是個手工業國家，最根本的問題是把手工業的國家變成工業化的國家，要完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須經過幾個階段，所謂現代，是就別於中世紀而言，包括三點：（1）統一的民族，（2）民主政治，歐洲的民主政治是十八世紀以資產階級革命為結果，（3）工業革命。所以一個現代國家的意義，就是統一的民主的工業化的國家。國父迎頭趕上的計劃，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中國變成美國那樣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因為不管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同樣存在着一個「人生需要解決的物質問題。中國人現在並不像外國人先研究身體內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熱量，再決定每天應該吃些什麼東西，多少份量纔符合衛生需要的條件，中國人連水也沒有喝夠，現在還是過度的野蠻生活，要發展工業，則鋼鐵不夠，要求發展文化，則紙張不夠，在物質條件不夠情形之下就是最賢明的政府也無法使國家富強。所以第一個基本要求是工業化，同時還要求統一，因為工商業的發達是以國家的統一為前提，工業發達需要統一的市場。如果各地的軍人不相容，一件貨物到一處完一處的轉口稅，貨物的成本加重了，就不能暢銷，貨物不能暢銷，工商業就不會發達。第二、沒有民主政治，工業也不會發達，工業不發達，也就不能成為統一的國家。德國在俾士麥時代，雖然算不得民主，但當時的情形比較以前還是民主些，中國的工業比日本落後，是因為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政治方面比較以前民主得多，中國因為滿清的腐敗的專政引起內亂，不能統一，所以中國要工業化，就要實行民主，民主的最大效用是能有有效的統制國家，因為非民主的國家要求統一，必定要發生武力行為，結果雖然也能達到目的，但是國力的大部份是給抵銷了。民主不但能相成而不相消，並且能發揮高度的互助精神，彼此競爭更可以督促政府為應付環境不得不力求進步，這是歐美政治變化所給我們的教訓。在中國

現在共產黨要求民主，國民黨要求統一，表面上似乎是相反的要求，其實是一個問題，因為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國家的統一，所以要求統一，最好拿民主的成績來解決。

其次，關於民主是不是有害的問題。我說沒有害處，一般人之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是因為他們把人民和政府對立的東西。假定政府的基礎是人民，人民與政府的利害一致，政府有人民擁護，人民與政府不脫節，民生纔不是空頭的。假定政府不能代表人民，人民與政府脫節，政府的基礎不鞏固，縱令人民不反對政府，外國的勢力傳進來了，政府還是會被打倒的。所以人民與政府要協調，可是缺憾的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這點，這種情形如果不修正，危險是很大的。

總之，權力能劃分的學說，的確是政治學上的一個大的進步。因為歐洲自洛克以來，許多學者對於政府和人民的關係，總是弄不好，因為一方面人民希望政府萬能，但是政府萬能了，又使人民的自由受限制，人民的自由夠了，政府又沒有力量，不能發揮理想的效用，因此造成政治的長期苦悶，一直到總權的權能劃分學說出現，纔把政府的權力和人民的自由都發揮到極端，最後又能彼此平衡，解決了一種多元學說上的困難問題。

再次，關於限制政黨的問題。我認為限制政黨沒有好處，也沒有害處，政治公開後，政黨太多，承認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有人以為三五十個人也會成一黨，結果政黨多了，難免意見紛歧，其實政黨沒有人民作後盾，是無法競爭的，歷史上的事實是許多小黨在兩個大黨互相競爭的轉形之下，常常結合成為一個第三黨，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從事批評督促的工作，對於政府是完全有利的，所以第三黨是必要的，因此我們不必顧慮政黨太多，而問題在於怎樣統一完成必要的工作。我認為主要的應該是軍隊問題，對於軍隊問題，提倡軍隊國家化，憲政實施後，國民黨的軍隊也可以在十

保證不會出亂子」的條件之下放棄，任何人不得例外，我主張軍人不得干政，軍人有政治天才，必須退了役，纔准參加政治活動，如果軍隊發生問題，政令沒有辦法。國家就會瓦解，國家瓦解了，民主統一便一齊都完。

范予遂

關於第二點，我的意見民主政治應該高度發展，是不成問題的。能夠提出辯論說民主政治是有害的，我們還沒有看過。事實證明這次參政會離民主還太遠，真正的民主國家，在議會裏鬧得最兇，甚至你不接受意見，今天就不散會，以堅持意見到底。貪污是民主國家的恥辱，中國的官吏貪污，是國民黨的恥辱，而且其程度之兇，在各國是少的。我舉例子：一九三七年時候，英國有個殖民大臣被人告發有洩露政府預算的嫌疑，因為那個預算裏對某些貨物要加稅，當預算還沒有公布的時候，某種貨物忽然漲價，那個大臣的家裏發了財，政府就馬上組織特別法庭，實行審查，結果是並沒有那種事實，只不過有嫌疑而已。但是那個大臣就馬上辭職，因為他覺得一個政府大臣被控是一種最不光榮的事，我們中國怎麼樣？武官吃空，文官貪污，成了傳統習慣。滿清時代，有一次和俄國交涉不遂，李鴻章、宗室都主張對俄作戰。那時候有俄國的海軍將軍建議不要向俄國宣仗，他說中國的軍隊二千人要領五千人的餉，這些軍官都可以砍頭。這些話是當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日本宣佈中國是個貪污的國家，英國大賠士登登出來的。一種事實，看起來對我們政府未嘗沒有諷刺，可是現在我們的實際情形怎麼樣？武官吃空成了普遍現象，如果照戈登說吃空的該砍頭，可以說中國將領該砍完。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什麼民主可言？所以關於民主才多的話，根本不需要討論。

關於第三點，民權與民主有沒有分別的問題。民權的意思，是主權在民，民主的意思也是主權在民，所以兩者並無分別，至於中

國是不是需要民主，我以爲到了現在，已經應該不再是一個理論上的爭點，而應該是一個實際上如何實行的問題。比如說戰事結束後，這許多軍官如何安插？歷史上舊朝代被打倒了新朝代的將士就「免死狗烹」地解決了。在現代的民主國家裏，軍人戰後退役，恢復原來的職業，也沒有問題，而且在民主政治之下，功罪昭然，賞罰方面也無爭論。中國戰後當然裁軍，可是我們把這許多將官怎麼辦？置之不理嗎？不行，每人給他一個省主席辦不到。九一八以後政府會決議軍民分治，結果沒事實，當然並不是政府願意如此，而是沒有良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官吏貪污當然也不是政府願意，然而爲什麼不能剷除掉？簡單地說因爲沒有實行民主政治，貪污沒有人檢舉，其理由是在非民主的情形之下，檢舉貪污的時候不但達不到目的，說不定還引起意外的麻煩。政治統一需要民主的地方很多，所以無一不個人國家一切需要民主。

劉衡蔚

民主和民權是一樣的，可是我在參政會裏看許多人對民主的看法却不同。比如共產黨只喊民主，不講統一，他自己的軍隊要黨化，政權要黨化，究竟如何民主？誰知他不是借民主的幌子，來爭權利，其他的黨不講話，我也不知他們對自由如何看法。那些沒有黨派的，也喊民主，內容如何？無從曉得。所以我認爲民主，不應以召開大會公布憲法爲已足，必需要有民權的認識。民主的意義是權利和義務並重的。參政會裏許多人都是站在權利上喊民主，譬如叫兵吧，當兵是民主國家人民的義務，中國有許多人有五六個兒都不當兵，參政會裏有人建議政府整軍，我在那個會議上加了一句：國民當兵的義務應該平等，提付表決，贊成的只有寥寥的幾個人，所以不要只看許多人的口號喊得很高，實際上僅僅高調而已。

覺得目前最要緊的辦法，不過訓練的辦法，還是實行民主。要從這方面訓練，也就能從民主訓練，民主不必等訓政。因為政府有責任，人民就是一種教育。現在的情形，當然是民主，不要實行民主，應有訓練，要提倡守法精神。怎樣去訓練守法精神，只有從實踐中，中夫訓練，使一種觀念印與人們的腦裏，就是人民訓練機的一部份。假如我不守法，我一生不工作，其他部分都不能工作，我不負責，別人都出力，輪到我的工作，便覺得壓得太多，而難以清理，這樣漸漸地便會把許多不良習慣改變過來，所以要實行民主，要提倡守法精神，要養成守法精神，就一定要發展工業。

方瑞典

民主不是民權問題，由外國把民權主義翻譯成德謨克拉西一點，所謂民權主義就是民主政治的意思。歐洲自希臘以來，民主一天一天地進步，經過的情形雖然複雜難說，但是有一個輪廓，可以看得見的，就是漸漸傾向於直接民權，民權主義的具體就是綜合了許多學說精華而成的。

說到現時的民主情形，當然不夠，因為談民主的，都是知識份子，或者有其他政黨背景的人，一般高中學生對於民主多數還是茫無所知，初中小學生當然更不難想見。根據我五十年來在大學裏教公民的經驗，大學生對於民主的瞭解程度也令人失望，他們把「法人」當作犯法的人，把自然人當作野蠻人，把民主交給這些人是不是能夠辦好？至於民衆，是不是要求民主，我以為必需人民對民主有相當的認識，並不是政府公開了就能成功，不過公開了可能早點成功，這點希望政府注意。

對於各黨派要求承認他們的合法存在，我主張國民黨可以讓他們公開。向先生限制黨的法，並非必要，因為五五憲草上沒有限制政黨的條文，根據集會社言論的自由，少數人也可以組織團體，但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仰的，還是站腳不住。所以國民的責任，應該是培養民主人才，使中國走向民主之路。

端木愷

今天因為不是會議，所以不必作結論，不過大家的意思，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對於民主的要求，不厭其高，不厭其深，不厭其多，不厭其詳。時間已經不早了，我也算是忝為主人，不能下逐客令，不過我知道好幾位都是有事急於要回來的地方，現在請便好了。

時間：九月二十日午後八時

出席人：

楊勁支	李紫東	鄭定遠	謝耿民	劉季楨
李維城	馬守掇	高新亞	高伯玉	劉炳藜
端木愷	宮廷璋	徐晴嵐	方東	南燮
蕭作霖	梁蕩然	唐縱	王冠青	胡西園
夏晉熊	李元傑	徐鴻濤	何鳳山	

李維城

民主政治已成爲國際問題的主流，政治上的必然趨勢，如何施行民主建設問題？請大家發表高見。

蕭作霖

昨天座談會的內容，大概是：1. 民主觀念——民主與民權是不是有分別？我們應該談民權還是應該談民主？2. 民主的現實問題：(1) 一黨或多黨，(2) 國民代表大會是否可以及應從前召開？都沒有結論。

劉炳藜

今天可說是槍林彈雨之下談民主，民主與民權的解釋，我覺得爲政治學觀念上之問題。現在的民主國家

，有三種形態：(1) 資產發達的英美議會制度，政黨當然有兩個以上，(2) 計劃經濟正在發展所影響於政治而形成的蘇聯形態，就是所謂蘇維埃制度，是一黨獨裁的國家。大戰以來，已經過四個階段，從馬克斯，列寧，托洛斯基，到史丹林，幾個五年計劃，已經使蘇聯的基礎相當穩定了。此外還有第三種形態，是英美蘇的綜合形態，是沒有階級的三民主義經濟國家，不主張十分統制經濟，也不主張完全自由經濟，不偏於國家利益，亦不忽視私人利益，是一種階級調和的制度，在政治上因為階級經濟意識的反映，當然是民主的。不過與中國歐美情形有些不同，不能完全仿倣人家，既有民主，黨外就有黨。華萊士競選失敗是證明黨內有派，蘇聯當然也有其他黨派，所以常常發生清黨事件，我們不是英美形態，也不是蘇聯形態，應該是各階層的一黨以上的民主形態。

關於提早召開國民代表大會，總裁啓示可以啟感。我的想法總裁意思，不必等到戰後，而且究竟怎樣繼續戰後，我們不能保證這次戰後不發生其他戰爭，假定還有戰爭，中國豈不是沒有實施憲政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爲了要實行第三種政治形態，政府應在實行民主政治以前，應該有一種過渡形式，實行過渡的民主辦法，可以解救目前的困難。因國際間希望我們實行民主，這次美國派華萊士赫爾利來華幾次，規勸中國和蘇聯和好，民衆當然願意同蘇聯和好，我贊成親蘇也親美，因爲這樣可以：(1) 和蘇聯互助，(2) 共產黨無法再唱「要求民主」的高調，(3) 可以集中各階級的力量，克難時的難關。

王冠青

劉先生根據學理談民主問題，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 「經緯」兩個字，「經」代表時間，「緯」代表空間，民主政治也可以從時間空間分開來講，現在先從時間講：十八世紀以來，民主的作用隨時都有不同，到了二十世紀事實

上已經由消極變成積極，以前的民主是人民反政府濫制政府的，如像法國大革命時，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就是代表，現在則時勢已經改變民主的作用爲解決人民的「供」與「需」了。 總理的難能劃分學說，在造成萬能的政府，爲人民謀福利，民主的作用也由消極變成積極，成爲協助政府的作用了。

從空間方面說，這次大戰證明了民主的功効，以前法西斯宣傳說民主政治是一種低能的政治，法國崩潰後，許多人便懷疑民主政治，因爲法國行民主政治亡了國，於是民主受到一個大的危機，可是不久英美兩國用精確的民主挽救了戰局的危機，美英的各國各派不惟不鬧分裂，反而團結一致，通過了租借法案，美國成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並不是十八世紀歐洲那樣的结果，而是實際幫助政府克服了困難。英國也是種種地造成了反侵略的盟軍，這一切一來，改變了一般人在法國崩潰時對民主的觀念。戰中中國還有許多事要做，總裁在參政會提出來的，完全是從積極方面着想，政治制度實行民主後，政府就是人民的，人民應該積極的幫助政府完成建國大業。

李紫東

十八世紀法國的民主政治，完全從個人出發的求個人自由平等，當時法國的社會，那時談的民主觀念和現在英美的民主有很多的不同，當時在十八世紀民主的觀念，可是有人現在還在宣傳。政治民主的經，民主不是一樣的。經濟民主的弊端是企鵝的自由競爭，結果歐美各國經濟完全被大托拉斯所把持，造成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羅斯福爲了整個國家的利益，創造一個新的辦法，干涉私人企業，當時許多大企業家都攻擊羅斯福，但是在那個國家的利益下着想，羅斯福的辦法是對的。英國也實行統制私人企業，羅斯福更不必說了。 羅斯福對中國，到底如何推行民主政治？英美兩國因爲國情不同，他的辦法

就不相同，所以我們的方式應該斟酌自己的需要，不必模仿人家，（一）民主言論不能違背三民主義，（二）老百姓儘管自由發言，政府應定自己的政策，必須慎重致慮。例如英國在第一次大戰以後老百姓以此從此可以永享太平，對於外患毫不注意，天天祇顧和平，政府也不會考慮，加以準備，結果第二次大戰出乎意外地爆發了，這便大發子。平暴送了英國，這件事給我們的教訓是政府應注意的言論，只應作為參考。

楊勁支

兄弟事前不知道有座談會，沒有準備，心裏把握不住，所以不敢說話，不過在主人厚意之下，只有勉獻一得之愚。

中國現在實行民主，無疑是必要的，但是應該注意：一、思想。因為民主是以多數人主張為決定的政治，「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思想之紛歧，是難免的。一般人以為行政公開是說人民要如何如何，這便國家不是成了一盤散沙？五五憲章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憲法是一切法規的母法，將來還收於民，無論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一定要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我覺得不只黨員應該研究三民主義，還要設法讓所有的青年都研究三民主義。二、力量。國家的一切建設事情，應該發動民衆的力量參加，過去政府的力量不夠，因為沒有實行民主，發動民力，讓人民去做，但是實行民主，必須指示一個範圍。譬如人民要造房子，政府只要他不妨礙交通就行，有了建設對內對外都好。運用國民外交，就是民主政治對外交方面的運用，比如說政府對蘇聯不能講和，人民也可以去努力，但是國民要是沒有力量，還是不行，因為人民沒有力量，固然不會反對政府，但是敵人打來了怎麼辦？我記得目前前兩件事：一、軍隊人事法規，建立軍隊，宜佐調動等，全由政府決定，軍隊成為國家的武力。二、兵役法規：人民要服兵役，政府總有力量，現在一切應該配合國防的要求，舊條

說，還不行，必須有錢的切實出錢，有力的切實出力。三次長沙作戰後，一個法國人說：蔣長官告訴他勝利的力量實民各佔一半，所以非全民的力量不能保衛國家，忘記了國防建設，最高度的民主也不行。總裁說：「無國防即無國家」，實行民主政治，同時不要忘記國防建設，國家的前途總有希望。

端木愷

本人是學司法的，不敢妄談政治經濟，尤其今天談論的是大問題，所以祇能把個人對憲法在法律上的感想說一說：

一、提前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實施憲政的問題，一切事情僅從法制上着手，不能成功。過去中國的現象是大家談法，結果法制太多，而不求實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如果規定太繁，就不成其為憲法，而與普通規無異。所以我們希望憲法變成重機，可起可落，總能發生好的效果。英國的憲法規定內閣可以解散國會，國會也可以推倒內閣，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英國的國會推倒內閣的事實，就是像張伯倫內閣那樣的失策釀成很大的危機，國會並沒有行使推倒內閣的職權。邱吉爾內閣在戰爭初期，依然失利，國會也沒有利用職權推倒內閣。然而法國則不然，內閣解散國會和國會推倒內閣的事實，層出不窮，國家受到不良的影響。中國向法國相仿，第一次國會被解散三次，惹得國家遭受了長期的不安定的苦痛。事實給我們的教訓是法國不善於利用憲法的權利，以致這次亡國。美國的聯邦憲法上規定總統並沒有多大的權力，現在聯邦政府可以干涉各州的事情，是由國會授權總統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隨時都是授權總統，戰後問題善後問題一切都要授權總統，何等麻煩，所以憲法規定太嚴，就根本離開了立法的本意，規定愈嚴密，破壞也愈容易。例如美國的總統，憲法上的規定是不得連任三次，但是羅斯福已經連任三次，現在又進行第四次競選，憲法不

是等於規定了那一條？所以我的結論憲法是應該有的，可是要把人民的一切政府的一切包括在憲法裏是從憲法麻煩，我敢相信一切都是靠習慣，習慣好就一切都好，與其從事於憲法之制定，不如努力於良好習慣之養成。

高伯玉

第一點，剛纔各位講過，我們的前途一定不能離開國際前途，一定走向民主政治。現在因為是在實行的初期，無例可援，因之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許多很混亂的意見，有的人過於高調，有的人只顧虛到一部份，有的人祇看到中國本身。

我覺得我們目前不能講得太高，參政會對貪污案件提出指摘，這是現實目標，當然很對。不過當時他們的話有幾點需要考慮：一、「還政於民」這一個現實問題。中國的知識份子估計不過幾百萬人，大多數人民都無知識，還政於民，也還是不免操之於少數知識份子，比之於英美蘇聯，我們還沒有那樣的基礎。二、各黨各派都加入政權，當然是民主政治的夢想，但是國家仍然應該由力量大的政黨來領導，如果由大家來管，則中國離開現實太遠。

徐晴嵐

民主並不是個稀奇問題，但是在中國的事實實在令人慚愧。希望中國像法國那樣的自由平等博愛，官大家

做，地盤大家分，然而中國是不是需要這樣？有些外國人的意見，究竟中國應該來一種什麼方式，總可以強盛？我國知道法國垮台，並不是因為民主的關係，而是地理的關係，假定英國在萊茵河畔也一定垮台，相反的假定法國是在多維爾海峽那一邊，也一定不會垮台。中國的社會基礎和法國相似，國家沒有工業化，三五十個人成一個黨，黨多了，政治上就自然會不塌開問，所以我們應該有一種特殊的計劃，假定我們是美國，沒有關係，因為美國的社會基礎有大企業維持，一道動員令下，全部力量就能夠運用。再如蘇聯，若

不是清除托洛斯基布哈林，完成了幾個五年計劃，也不會抵抗住德國。事實證明僅有散漫的民主，不能強國，中國軍事上的基礎，比法國更慘，所以我認為中國應該採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參政會裏面的批評是對的，也是必要的，批評政治進步的推動力。但是黨內的不良現象，同樣地應該消滅掉現在領導工作的人，仍然有官僚存在，這些東西應該設法消滅的，積極方面：民主集中制讓人民以意見貢獻國家，幫助執行機關，把國家弄好。提到訓政，我們要從活的方面去看。現在訓政不夠的原因，是由於民主基礎的不夠。如美國的民主是代表資產階級大企業，中國代表什麼？恐怕只有代表光杆兒，代表餓。必須有代表，然後對國家有貢獻，可以反映幾百萬人的要求，纔有力量，纔能夠把決議案，傳到幾千個代表，轉達給人民。大家推動，成功纔有可能，若是不能代表，去不能傳達，有何用處？有何幫助？誰又看得起？事實證明：各國政黨都是用這種方法達到自己的願望，我們中國當然也需要能夠代表人民的政黨一面替人民說話，一面傳達政府的政策，發動民力，幫助政府，強盛我們的國家。

李維城

感謝各位發表許多高見，我們中華民國，顧名思義，當然是民主的，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只是民主建設的問題，而民主當然不成問題，今天應談的許多實質意見，雖然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也可供政府和人民的參攷，自然是有非常大的意義的。時間不早，不敢耽留各位，謝謝！

共產黨底民主論批判

葉青

中國共產黨崇拜列寧底教義，原是反對民主而主張蘇維埃的。只因蘇維埃不適宜於中國，失敗了，乃掉而主張民主。毛澤東說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個步驟是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在他，即為建立蘇維埃的運動。所以共產黨底民主，乃是它達到蘇維埃的政策或手段，並不是它底主義或目的。這就是說，它底主張民主不是為了民主，而是利用民主。所以它底主張民主與本黨乃至別的人不同。這是很重要的。

但共產黨底主張民主，非常起勁，像煞有介事一樣。它說出了種種理由。它有一個民主論。我們以民主為主義（民權主義）為目的的人，自不能緘默。它從前的民主論，已批判過，看我底「從民主到憲政」、「統一與民主」、「毛澤東批判」等書可知。現在的民主論，我根據它底機關報——「新華日報」，與以批判。

共產黨底主張民主，雖然它高調唯唯唯，却並不從歷史階段出發；雖然它看重政治爭鬥，却並不從政治需要出發。所以它對於民主本身無所認識。但它却有一種民主萬能底觀念，以為民主底作用很大。不錯，民主在相應時代中可以如此。然此僅限於和平期間，在戰爭期間則不盡然，而且有相反的事。共產黨在抗戰中主張民主，稱說其萬能，自然要強詞奪理，牽強附會，以致錯誤百出的。茲舉數例於後。

最通常的是民主可使戰爭勝利之說。他們以為「有了民主就能打勝仗」（「新華日報」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社論）。「民主能

打勝仗」（本年五月八日社論）。毛澤東接見中外記者參觀團說：「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才能爭取抗戰的勝利」（六月二十五日延安電）。因此他們在淪陷區中「認真」實行了民主政治。

「其事實即：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凡是人民，不分男女，都享受了各種民主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村鄉政治機構一直到地方政府，都是採取民選的方式。依照「抗戰建國綱領」，從人民中直接選舉出各級臨時參議會，再由參議會產生各級政府，而最下層的鄉政權就是由參會執行着政府的職權。

「還有，敵後民主建設的成績，也表現在各種人民團體的蓬勃發展。無論是工、農、商、學、文化、青年、婦女乃至兒童等都有自己的一定組織。他（她）們在各自的組織裏，有着解決抗戰建國的建設以及本身利益問題的自由。」（三月十三日社論）。但是共產黨並沒有把這些區域內的敵偽打退。反之它倒常常為敵偽所敗。

例如去年九月，日本以四萬人「掃蕩」晉察冀邊區，遂殺傷六千六百七十四人，燒毀房屋五萬四千七百七十九間，劫掠食糧三千九百三十四萬斤，搶走耕畜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七頭，豬羊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九隻，搶毀農具十七萬一千六百二十五件，衣被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三十件。（六月二十六日華北通訊）。這就可見民主並不能使戰爭獲得勝利了。因此就是共產黨底領袖毛澤東亦對於他底「只有民主才能爭取抗戰勝利」之說發生動搖。他在最近又一號召邊區發展工作打倒日寇（六月二十九日新聞）。他說：「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工業。」（同）

（九）

共產黨爲了在國內宣傳民主可使戰爭勝利，遂常以國外事實爲證明，尤其取材於蘇聯。他們以爲「蘇聯是一個最新的民主國家」，其「社會主義的民主乃是目前世界民主戰線的急先鋒」。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社論。因此蘇聯與德作戰獲得勝利。他們在蘇聯勝利時說：「是甚麼力量能夠使得蘇聯強大鞏固而不可摧毀？是甚麼力量能夠使得蘇聯雄偉有力而凌厲無前？是甚麼力量能夠把蘇聯的國際地位提高到這樣的程度，一舉手一投足便關係着全人類的命運？這種問題的答案，我們只有在蘇聯人民的民主生活當中才能找尋得到。」（本年二月十二日社論）。然而領導蘇聯對德作戰的斯大林却不把勝利歸因於民主。他在本年五一節第七十號命令中很科學地指出「蘇聯勝利條件」是「正確的戰略戰術，高度的士氣，優良的裝備，士兵的純潔」，「盟邦的牽制敵人，供應物資，轟炸敵方軍事工業」和「後方人民的積極生產」。（五月二日新聞）這是對的。

我們知道，戰爭是雙方力量底比較。而集中力量、創造力量、運用力量的方法很多，民主只是其一。由於動員底強弱、軍官底命令、兵士底服從、等等，非民主的方法佔着支配地位。國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說：「今次之世界大戰爭，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國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在這次世界大戰中亦復如此。蘇聯之停止憲法，組織國防委員會，英國之成立戰時內閣，美國之以大總統爲海陸空軍大元帥，皆是證明。因此，戰爭底勝敗與民主無關。如果共產黨那樣，說民主能打仗，那末民主的法國何以失敗？而法西的德國又何以勝利？這就不可解釋了。

其次我們舉出民主可使生產發達之說來。共產黨以爲「當前財政經濟危機」皆從不民主或不自由來。所以「克服當前財政經濟危機，要從政治經濟方面澈底解決。最基本的生產要有自由」（「

新華日報」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新聞）。他們底「經濟學家」沈志遠與某工業家談話，列舉財政經濟上種種病癥後說：「所有這一切病癥的根源在那裏呢？我認爲根源是在生產不足。而生產不足的主要原因則在目前我國一般工業生產被多方束縛而不能自由發展。此話怎講呢？」就是說，「要原料，原料被統制不能自由購到；要販賣，市場又被壟斷，不能自由出賣；要加價，價格又被限住，不能自由變動；想告借，金融機構全被緊統制住，政府的農工鑛等實業貸款，一般中小企業家極難借到的；要想貨暢其流吧，運輸機關又被嚴密管轄住，除軍事運輸應優先外，其餘大部分運輸能力皆被國營和省營事業及一切有特殊來頭的公商號乃至私人所享用，一般正當工商業者不能自由運輸貨物。」（同前）因此，沈志遠以爲要生產充足就須與生產以自由。他說：「生產有了自由發展的機會，工業自然不致萎縮，物資的供給就充裕。物資供給既裕物價自會平穩，囤積之風自消。」的以「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一切的一切，最基本的鎖鑰是在生產的自由發展。」（同前）

這完全是十八世紀底經濟學說之抄襲與復說。其爲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則很顯然。我們底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轉變了。他走上復古底道路去了。而且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亦只適於和平期間，而不適於戰爭期間。產生這種思想的英國，在這次世界大戰中，亦採用了統制經濟。其實，凡參加這次世界大戰的國家莫不皆然。沈志遠要把資本主義底自由經濟介紹到民生主義國家底戰爭期間來實行，諸多不合。他底話大都離開事實太遠。很明白的，今天生產不足的主要原因不在統制經濟，而在從來的生產落後機器缺乏，和當前的海上封鎖，緬甸天陷。又如限制的價，各國皆然，中國亦急需要，我們只能說沒有限制好，不能根本反對。而且中國未限制好，等於 unlimited，沈志遠反轉以之爲阻止生產，顯然錯誤。如運輸一事，

他既承認軍事運輸應優先，試問不嚴密管制，又怎能實現此種優先呢？若軍事運輸後繼以國營省營，並無不當之處。就是「一切有餘剩來頭，公司商號乃至私人」，從生產上說，亦無不當之處。而運輸運輸就把軍事運輸外「其餘大部分運輸能力」佔去了，以致一般工商業感到不足，乃運輸工具缺乏使然。鐵路無多，輪船車輛有限。這使我們生產上的先天不足和戰時敵人封鎖致無來源使然，難道也要由運輸管制來以其咎嗎？所以今天的生產不足，與統制無關。就令一概自由，也不能有足底時候。

最後我們舉出民主可使教育進步之說來。共產黨高叫民主，因而高叫自由。以為教育要有自由而後纔能進步。「新華日報」刊出這種言論的文章，為數不少。茲以許無底一篇為例。他說：「教育界的『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問題」，「並不僅是『國文』的問題，而實在反映了學校青年的思想的一般的貧乏與糊塗。」「誰使學生的思想越來越貧乏糊塗呢？……這責任應由『言論自由』不存這個現象來負。」須知「國文課的主要在於對學生思想的訓練。而對學生思想的訓練，在方法上要注重判斷抉擇能力的培養，在內容上要注重多方面的充實。」因此「光要供給學生以可判斷可抉擇的東西，……使學生們看到這些『多方面』。」（「新華日報」本年三月一日論文）然而今日國文課本不能這樣。同時，「從一般報章書籍雜誌上得不到可供判斷抉擇的東西」。學生「只好竭力訓練自己不想不說」。「這時又有甚麼思想可發表呢？於乎不帶命題者怎樣竭力找尋適合他們的題目，他們也只有敷衍幾百個字交上去，既無內容，又無條理，總之就是『不通』，使教師『痛心』了。」

這種見解，毫無是處。我們知道，中學功課甚多，有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動物、地理、歷史、公民等等，其知識是既豐富而又正確。學生能把這些知識弄懂，再輔以有關讀物，及一般報章

書籍雜誌，其國文程度必然增高。許無不滿足於這些，居然說「從一般報章書籍雜誌上得不到可供判斷抉擇的東西」，得不到「多方面的充實」！我們知道，他底意思是說學生在聽和讀這些功課報章書籍雜誌外還要能聽和讀共產主義的這一切。那末今日的「新華日報」、「羣衆」雜誌，「列寧選集」，「資本論」等等，不是公開出版售嗎？但是那些熟讀這種報章雜誌書籍的共產黨理論家和文化人，其所寫作還不過「黨八股」而已。毛澤東痛罵這種黨八股，說它底罪狀黨八個，與以申討。於是造成了共產黨整頓文風的運動。那末說中學生乃至大學生，只要聽到和讀到共產主義的功課報章書籍雜誌，就可寫出很好的文章來，豈不是欺人之談嗎？中國從前沒有聽到和讀到這些東西，難道就沒有很好的文章嗎？柳歐蘇等等幾千累百的大家，又從何而來呢？老實說，中國文學底光輝時期還剛剛在漢武帝以後和五四以前那個能翻百家統一思想的時期呢！

以上是我們對於共產黨底民主萬能論的批判，現在我們要研究它底民主潮流論了。它主張民主，除了從其作用來說外，還從其潮流來說。它以為「這次世界大戰是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是爲了戰後出現一個新的民主的世界。」（「新華日報」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社論）。所以「現在是人民的民主新世界的大時代」（十一月二十九日社論）。在此時代中「新的民主主義已成了世界政局的潮流。」（本年二月一日社論）。這種「國際民主巨流」（五月八日社論），「已經成了什麼也阻擋不了的世界的潮流」。（一月十五日社論）。「誰個逆着這個潮流走，就要受到洗刷，就要滅亡，決無苟存之理。」（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社論）。所以我們要順着這個潮流，實行民主。

這一些話，說民主是現在的世界潮流，只有兩個理由，即「這次世界大戰是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所以，同時「是爲了戰後出

現一個新的民主的世界」。這兩個理由，都只是共產黨對於世界大戰的看法。歷次的國際會議證明它底看法不正確。羅邱會議底第一次產生了世界大憲章八條，其內容可總括為民族權利之尊重和平和不之爭取。第二次產生了二十六國共同宣言，其內容可總括為民族獨立之承認和國家互助之規定；第三次決定援助中蘇的方法；第四次提出敵人無條件投降的主張；第五次商定盟國攻勢新計劃。美英蘇中四國宣言表明它們「為本身與其與國對於侵略之威脅謀得解放」。「宣言」負有責任；對於戰後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甚為注意。美英中阿羅會議公報明言「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美英蘇三國德羅宣言，在於表示它們現在共同對德作戰，戰後共同維持和平。所以聯合國對於這次世界大戰爭一致認為是反侵略的戰爭，以戰後出現一個和平的世界為目的。這種說法，就是共產黨亦無法反對。它不是在其「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上有「擁護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底主張嗎？

因此，這次世界大戰底潮流就是民族主義而非民主主義了。同盟國之反對軸心國底侵略，是為了自己底領土主權之保全。其次反對法西斯為首的，亦以法西斯佔領或威脅其領土主權之安全故。如與德國不進攻蘇聯，蘇聯會反對德國嗎？恐怕蘇聯至今還在與德國互助吧。反侵略是民族主義。而且為了反侵略，每個國家均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就是高調並向主階級爭鬥的共產黨，無論在那個國家，都放棄階級爭鬥，參加民族戰線，以保衛祖國。民族意識壓倒了階級意識。這不是民族主義成為世界大戰中的潮流之證明嗎？全國人民為了反侵略而團結，同心協力，有如一體。他們底個性消失了。而政府底權力則驟然加強。就以蘇聯而言。它對德作戰不一週，便停止憲法，組織國防委員會，由斯大林出任委員長，把黨政

軍之權集中於一人，最高蘇維埃延長任期不改選。這顯然是走上了軍政底道路。英美亦有類似的情形。而「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削奪之，甚至飲食營養皆歸政府支配。」（借用國父論第一次世界大戰語）。所以每個國家底民主，比之於戰前，是縮小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民主讓位於民族去了。

這並無輕視民主之意，亦無否認民主為世界潮流之意。「我以為民主底成為潮流，不自世界大戰始，而遠在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之時。到了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發生，民主潮流便瀰漫歐洲，美洲而及於亞洲。十九世紀實為其全盛時代。國父是中國人中首先明白看到這個潮流的人。他在「民權主義」第一講有很多的說明。他主張順應潮流。因此他倡民權主義之倡導。不僅理論上如此，他並竭力實行。於是發生了辛亥革命。幾千年來的君主政治推翻了。中國遂由大清帝國變為中華民國，即民主共和國。所以民主從國父主張民權主義即倡導三民主義之時起，便成為潮流。它顛覆了滿清王朝，掃蕩了洪憲帝制，打倒了封建軍閥，湮沒了蘇維埃運動。所以到今天總來說民主是世界潮流，為大戰所展開，彷彿是一個新東西似的。」，未免遲了一點。「他們大致是在鄉村做蘇維埃運動太久了，今天總見着民主，感到新奇。他們要順應民主潮流，主張民主政治，是很對的。我們則早已順應，並早已實行了。中國底民主潮流不是以國民黨為發動者和推波助瀾者嗎？」（引自拙著「論民主政治與世界大戰」）

現在我們要問共產黨之所謂民主，究竟為何？這就涉及共產黨底民主內容論了。它底民主，從其言論和行動看來，實為選舉和自由二點。他們當以他們在其勢力範圍內的選舉為民主；同時在大叫民主中大叫自由。為甚麼呢？因為有選舉就可達到「政權為人民所擁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

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人民失掉自由權利的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這些作爲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新華日報」去年七月二十八日社論）。

不錯，人民掌握政權，人民選舉代表，人民享受自由，實爲民主底基本意義。但就這三點看來，人民掌握政權具有目的性，選舉不過方法性的，自由則爲結果性的，又有其輕重之別。「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是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異。」（同）。

這常常表現於選舉和自由之二方面。有選舉與自由皆重者，有選舉與自由皆輕者，有重選舉而輕自由者。觀於英美德蘇等國便可得其範例。爲甚麼呢？因爲人民掌握政權受着個人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之不同的影響，遂有不同的理論基礎。所以民主有很多種類，不可一概而論。共產黨在中國所主張的是那一種類呢？很明白的，是選舉與自由皆重之英美式的民主，以個人主義爲基礎者。

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共產黨以社會主義爲主義。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絕對不相容」（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團結」）。所以共產黨不能滿足於英美式的民主。它是以求蘇聯式的民主爲目的的。其次，主張英美式的民主，在用作手段，以求達到蘇聯式的民主而已。第二，民主底種類雖由理論基礎和實踐方法之不同而來，但此理論基礎和實踐方法之不同又由各國底實際情形而來。所以民主底種類是民主隨着各國底實際情形而特殊化了的具體形態。英美有英底底情形，中國有中國底情形，適宜於英美的未必適宜於中國。所以國父對於歐美所行的民主，只主張參考，不贊成完全做效。如果完全做效，必無成功。辛亥革命後的試驗，可

爲證明。所以共產黨對於英美式的民主之利用，必歸幻泡。雖有成

功的民主，是中國式的民主，三民主義的民主。

當然，共產黨也不是要實行英美式的民主於中國。它不過玩弄選舉以掩飾其軍閥式的割據，假借自由以發展其在後方的勢力而已。前者容易，現在不是有些外國人已受其騙了嗎？後者不容易，所以高叫自由，今天是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明天也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因此，它對於法治表示不快。本來自由是法定的，「並不能超過法律所許可的範圍。進一步言之，自由與守法應裏合一。」然而它却高調自由，忽視法治。在不可避免而談及法治時，則與以曲解。竟謂法治爲「佔着支配地位的一部分人……強制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封建時代的君主專制政權」亦以法爲治。（十一月二十七日「團結」）。它不知道法雖早就有了，而法治則帶近代性，並且民主非法治不可，確是「平等自由，法爲一界」的。有自由而無法治，則自由便無範圍原則了。這是不對的。世界上曾有一個民主自由國家不是法治國家的嗎？

共產黨於是聲明它所主張的自由「決不是漫無邊際或設有原則的自由。如法西斯主義者所提倡的那些學術思想，就決不能容許其在中國教育上，文化上來散佈其毒菌。我們所主張的，是凡有助於廣大人民解除痛苦，獲得解放，迎頭趕上民主諸國中最先進者，和他們共處於戰後的民主大家庭而無愧色的學術思想，都應有充分地自由發展的保障，不能容許有甚麼限制。」（本年五月五日社論）。

這可見共產黨所主張的自由也是有範圍有原則的了。所以法西斯主義應該除外。這個範圍或原則爲何？就是「有助於廣大人民解除痛苦，獲得解放，迎頭趕上民主諸國中最先進者，和他們共處於戰後的民主大家庭而無愧色」。合此者「自由發展」，不合此者「就決不能容許」。可見共產黨也主張統制。那末它所提出的自由問題

，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就不是自由問題，不是民主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學術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何種學術思想合於人民利益的問題了。

這個學術思想問題底解決，在共產黨，當然是共產主義無條件。因為自由底原則中之所謂「廣大人民」，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就是蘇聯。所以共產黨主張的自由，不是一切學術思想底自由，而是共產主義底自由。共產黨自由了，就自由了。它所謂民主，也是這樣。它所謂民主，不是一般的人民掌握政權，而是共產黨掌握政權。一個政府，如果有共產黨參加，它底民主，如果完全由共產黨組織，它是最民主的。前者，於中國共產黨之發達，利底波諾米政府和法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見之。後者，於其稱頌蘇聯見之。關於前者底事實，以法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為例。此會係由戴吉爾派組成時，是不民主的，所以需立「成立一個實行民主的統一政權」(五月九日「法蘭的團結和民主」)以後改組，仍然沒有共產黨參加，因此還須「更進一步的加強團結，實行民主。」(同)。及到「這次改組……法蘭共產黨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二人參加」，「法國人民的政治民主是更加進步，更加完美了。」(同)。關於後者底事實，不用舉例。所以中國共產黨口中的民主，是要它掌握了政權總算實現的。確實，它底民主不作人民掌握政權解，而作共產黨掌握政權解。這就是共產黨底民主之最後的意義。

總括以上所說，可知共產黨對於民主的莫能之觀念，潮流之認

世界主義

內容之解說，都不正確了。它有很多的錯誤。所以共產黨對於民主，缺乏理解。它底主張，很不健全。因此我們不能以其情勢天熱烈，而相信其說。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不談民主，則已。談民主，只有根據國父纔能獲得正確的思想。國父，乃其全體民主思想而言。共產黨底「知半解」，乃至「歪曲割裂」，是不成功的。

聚興誠銀行

總行：重慶 樂山 自流井

分行：瀘縣 新都 成都 合川 五通橋

支行：內江 宜賓 萬縣 石橋 趙家渡 遂寧 南充

外埠：昆明 貴陽 衡陽 上海 沅陵 常德 漢口 柳州 北平

總行：重慶 分行：瀘縣 成都 合川 五通橋 內江 宜賓 萬縣 石橋 趙家渡 遂寧 南充

地址：重慶 陝西街 郵政管理局對面

電話：57314 5572 5573

五卷

完成民族主義實現世界主義

陳正祥

自從古代希臘的哲學家以至現代的偉大思想家，我們知道無不要求世界大同的實現；至各派思想所有的概念大約不外以下三點：一是希望無種界無國界無階級衝突的世界之實現；二是各部份的民族都有自決自治的組織，三是各民族的自治組織之上，還須一種世界的政治總組織。然而至今世界大同仍舊未見實現，這實在是因為各種世界主義之缺乏完備的實行方法。民族主義的世界主義，所不同的不僅在理論上指示一新途徑，且在實行的方法上確可以創造一新世界而無疑義，不過我們受屈的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因為世界主義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所以我們要求世界主義的實現，必先完成民族主義，如故胡展堂先生所言，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

我們研究本題，必先認識民族的含義及其構成因素，民族之名詞在英文中 Nation 有民族與國族二義，西方學者均用此字以稱說有主權政治國家的人民，後來遂另製民族 Nationality 一詞，專指同語言與同習俗的人羣，以與 Nation 一字相區別。族字在中國字源上的解釋表示應有所在，衆矢成集之意，古代遊牧社會，族小彼此可以相識，族大難以均相熟識，於是以其所信仰的動植物為圖騰，以資識別。某族中以某物為圖騰，最初係用顏色塗於身上，後以

其受兩易毀，乃刺入皮膚，文身之俗，復又移刻於器具上，最後則用旗幟。古代未知農耕生活之前，多從事獵狩，故用矢，故所謂「族」，就是說生活相同的人，共同集於一旗幟之下之謂。

人類原始的社會是氏族社會，氏族社會的組織特徵是母系中心，經濟特徵是共產制度，以後逐漸進化到宗法社會，宗法社會的組織特徵是父系中心，經濟特徵是封建制度。人類進化到了宗法社會的時候，對婚姻制度成立，私有財產制度發生，最初由兩性關係而形成家族，後來因人口的繁衍與生活的改進，家族逐漸擴大，到了畜牧時代，遂形成部落，部落間彼此分離居住的結果，各因其地形氣候水土的不同，隔離而變為異種，此即到了定居的農業時代種族之所由來。後來到工商業時代，交通發達與戰爭接觸之結果，相鄰的種族交互往來，經長久時間的融合而民族始成。所以民族是歷史的範疇，是人類進化史上一個必經的階段。我們從過去民族發展的過程，推測將來民族發展的趨向，不難斷定今後各民族的界限，可以隨着各民族的特殊性之均一化而漸歸消滅。不過在目前時代，民族實具有極大的支配力量。由上可知，民族自然生成，自然發展，絕不是強權武力所能造成或人類進化史上的一個必經階段也並非永久不變的最高型態。換言之，也不能以強權武力阻止它的生成發展，是多種自然力量共同融鑄的結果。誠如國父說「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然則造成民族的天然力是什麼呢？國父為之概括包舉謂：「當中最力是血統……次大的力是生活……第三個力是語言……第四個力是宗教……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

血統是構成民族的第一個標準。人類因其同出一系與崇奉同一祖先的觀念而互結不解。幾千年來，氏族組織將人羣團結聚合而不要任何的權力，其後由氏族團體而促成若干有限制的婚姻制度，遂由氏族而分裂為家族，家族擴大，而以若干自然發展的條件相結合便為民族，已如上述，這就是血統形成民族的證明。血統是構成民族的要素，但不是惟一的要素，斷定一民族的已否形成，還要看其他條件的是否具備而定。而血統對於民族的重要性，在今日已隨民族的遷移發展而逐漸減少，如純粹種族的存在，在今日已絕少其例，人類因交通與經濟的發展，已逐漸打破血統的畛域。

構成民族次大的力量為生活。每一民族寄居地球的表面，就與其所寄居的地環境有極密切的關係，地理環境約可分為地位、地形、水澤、土壤、氣候五要點，由這五種條件，構成經濟關係而決定民族的生活。地位可決定民族的職業文化與品性，地形可決定人口的多寡與發展的狀況，水澤可決定民族的分化與混合的關係，土壤與氣候可決定民族的體質與國運的盛衰。僅舉「生活」一項，其他關於實際生活的種種因素均可包舉無遺。

語言亦為構成民族要素最顯著的標準。語言的發生，在人類共營羣居的生活，其發展則在人類生理機能的發達。生理機能的發達有遲速的不同，語句也遂有複雜的狀態，以致各民族都有各別的語言。各民族既有使用其本族一致語言的傾向，則各該民族即易發生同類類的覺悟與同利害的觀念，而認為有別於本族語言者為異己。民族的文化，本來就是植根於獨有的語言文字中，有共通的語言文字而後民族的倫理、禮儀、傳說、歷史、教育、文學、宗教與法律有其根據，民族始取得穩定成立的條件。

人類初有思想時，對於四周的景物，常發生恐怖與驚懼的感情。藉藉自然現象的可異以及各種信仰靈驗與錯誤現象等，遂有一

複雜物體生長在人類生活中，而將智慧與情感均約束於一普遍的生活與動作之下，此即宗教。以後在語言成立的時候，而將這種感情組織系統化，注入於部族感情中，確立種種儀式，而終形成共通的傳統。所以宗教達到部族社會時代，已成為維律人羣最重要的精神生活與信仰生活現象。有宗教即為其團體生活取得內心的靈魂，至於由宗教而演變為美化與神化的民族傳說與習俗深入於羣衆的心腑，尤足以鑄造民族的情緒，形成民族的意識，而構成民族的柱石即於以樹立。雖然因為時代的發展，宗教本身已漸有改變，宗教在民族要素中在今日已漸減少其重要性，蓋世界性宗教的興起與傳播，已將部族與民族的宗教取而代之，並建設超於民族界線的文化區域。更因信仰自由的鼓吹，大多數國家已無國教的存在，宗教信仰一任民族各份子的自由選擇，但這種所謂宗教，僅指神學宗教的形式而言，而人類的宗教意識並未因之衰退。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即有所謂宗教意識的表現，對身外某種勢力發生神秘的信仰。時至今日，人類因理性的發達，對於宗教意識的發展，亦有易其形勢者，而西方學者有以科學為宗教，蔡子民先生欲以美學代替宗教，由此可見雖在今日仍不足以推翻宗教意識為構成民族要素的理論。

民族構成要素中之最後一項為風俗習慣。所謂風俗習慣，就是自從遠古以來，一種相習成風的觀念與習俗，而久為某民族全體所遵守，足以支配某一民族構成員的思想與生活，某一民族風俗習慣的持續不斷，足以左右該民族的特質，而築成該民族情緒的基礎，一民族自有其獨特的生活的態度和行動的法度，民族的特性也就愈為顯著，所以民族特性的鑄成，實有賴於民族固有的風俗習慣的陶冶。

在上述五種要素之外，有人以地理為造成民族要素之一，有人以政府的同一，經濟上的共同利益，共同歷史，共同理想，共同神

屬特質和共同習慣……為民族構成要素，各學者所說不同，他們或則誤解民族，將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未曾區別清楚，或則掛一漏萬，而不足以解釋一切民族的形成，或則含混構成民族的要素，如精神體質與地理環境均可攝括於生活之中。故國父的五種要素說，實為博採衆說而下的結論。

但是民族不是可見可摸的物體，是因歷史發展的種種因素而構成的社會型態，所以一民族在事實上所具有的種種要素，不一定同為他民族所具有，或非他民族所全有。它不是五個要素中之某一個要素所可一獨構成，但亦不需要五個因素其中之個個具備方可構成。惟其民族的構成係出於自然力，正非人力所能使之強同，所以國父民族構成五種要素說，係在自然力之一總原則之下，而為「分析言之」的結果。

三、

人羣具了以上的種種特徵，固然可以稱為民族，然而尚不能產生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產生，必須在民族意識發達以後。構成民族的五種要素是民族特徵，這是構成民族的客觀條件，民族意識是民族內心，這是構成民族的主觀條件。什麼叫做民族意識，就是一民族各份子感覺自己民族與別民族不同的思想，以及自己與自己民族有利害與共的觀念，僅具民族特徵，民族的形成還沒有成熟，必須既具民族特徵又具民族意識然後民族主義始克完成，所以民族主義的基礎在民族思想，其次在對於民族思想有一貫的信仰，次由民族信仰生出民族力量，然後民族主義完全成立。所以民族為自然力的產物，為文化的產物，而民族主義則完全為精神與意識以及心理各方面的產物。

每一民族由種族的單純感覺而發生民族感情——這種感情，最初不過為甫經成立的本能的民族感情，——以後民族更加長成，民

族特徵益加顯著，於是這種本能的感情遂進而為同類的意識，民族內心的存在為一種心理的動力，精神的感觸顯露其各份子有共同的思想與行為的傾向，而民族特徵不過僅為表示此一民族與別一民族的不同類而已，所以民族特徵是民族外形，是構成民族的客觀條件，民族意識是民族內心，是構成民族的主觀條件。

國父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特別強調「國不可沒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種族生存的寶貝——然而民族主義亦可被稱為「勤遠略」的工具，民族精神為官僚主義與資本主義所利用，乃變態為國家主義，為官僚主義與資本主義更為軍閥主義所利用，乃即變態為帝國主義，所以國父提倡民族主義，主張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還要自己及人，濟弱扶傾，以進於世界大同，不要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蹈他們的覆轍。

民族主義的發展本來不必定為帝國主義，但民族主義有促使一國政府誤入帝國主義之歧途的傾向，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之結果，國內的生產過程，不得不利用政治經濟等手段向外侵略，以爲商品的尾間和原料的來源地。資本家，軍閥與其御用的學者又往往利用民族意識而鼓吹其種族為優等種族，而以其他種族為劣等種族，又以進步民族的管理落後民族是一種尊嚴的責任，是負有人的担荷民族主義得人道主義的應援竟致認帝國主義為正當的。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商業者因經濟慾求而併入生產落後的區域，又以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而加緊其管理，當每一殖民政府一併落後區域時，便可獲得一切法權為所欲為，在這種環境下，自然容易使其國民多犯戰的構會，而這樣又轉為帝國主義國家佔領落後區域的藉口，其目的如整個退出落後區域，則土人必自相爭鬥其禍益酷。一般國民最初因受野心家的鼓勵又助其政府遣往海外掠奪殖民地，凡彼輩認為維持國家繁榮與安全的區域，或為其國族曾經樹立國旗的地方，或為其同

會受生命財產的損失而必須復仇的，皆必須佔領，舉其曾經佔領之方而放棄之，又認為莫大的恥辱，因此愛國主義反成爲維持帝國主義的藉口。

或者有人以爲帝國主義如遭滅，世界繁榮將受嚴重的影響，我們以此這番想法，只見其一面，而未見其另一面，帝國主義固有其促進世界文化進步之功，但末足以補其毀滅世界文化之過，二十世紀的第十四年，就發生一國際帝國主義的大戰，我們主張帝國主義必須打倒，與其民族的存在無關，換言之，帝國主義之覆滅，其目的的人民生計將因是而改進，資本主義以生產發展的不平衡與大多數人民的貧困爲其存在的主要條件，資本主義如能用以發展農業，並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則不致發生資本過剩的問題，如能如此，則已不談其資本主義，而爲國父所倡導的民生主義，資本主義如不存在，則以維持資本主義存在的官僚政客特權階級也將自由發生，因爲一般人民生計程度能有普遍的提高，則其國政治必爲大多數人民管理，這本是柏拉圖的理論。所以國父限制民族主義使不礙於帝國主義者以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輔（三民主義互爲界）而互相關聯，在這裏不遑詳論。這種政治的實況，就一國言，將爲全民政治，就世界言，將爲大同之治。

國父的民族主義既有異於帝國主義，他所主張的世界主義亦有異於近代世界學者所論述的世界主義，古今來世界主義的提倡者多矣，然而各派均有弊病而窒礙難行，當希臘城市國家正各自操奉其國家主義時，蘇格拉底便想將希臘各國爲保種禦外的國家改造就道德的國家，對於他的周圍而聽其講學的，有富至少年如柏拉圖等，亦有個體主義者如亞里斯多德，又有無政府主義者如亞里士多德，安提斯尼創犬儒派而流爲斯多噶派，亞里士多德則流爲伊壁鳩魯

派。

犬儒派始祖安提斯尼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以爲只要個人有智慧，便可自足，不承認社會國家與人生有何種關係，不忍受一切事物的拘束，由此推論，遂至不需要婚姻，不需要家庭，不需要政治，不需要社會，並且在個人方面，亦不要快樂，不需要名譽，不需要財貨，以爲人類最高的目的，僅在聽自己理性的指揮，以求自知與自我實現犬儒派的而一致便是棄政治而專言道德，重個人而鄙棄國家，並且斷絕物質生活的快樂。

斯多噶派繼之，斯多噶派以爲人類僅係宇宙的一部份，故宜服從宇宙的法則，而順應自然，人類怎樣順應自然，則理性，人類理性，並無差別，故人人皆應互相親愛，有如手足之相依，不體以偶然發生的國界而阻礙理性的親愛，這便是歐洲十七八世紀唯理主義者大同主義的開端。

羅馬帝政成立世界帝國既已實現，大同主義又爲斯多噶派發揮盡致，神的觀念與精神不死之說又爲東方的宗教家和希臘的神秘家所深信不疑，有這種種原因，遂產生一新世界宗教的理想，再如猶太人自被羅馬征服後，常思教主出現，基督樂猶太人民痛苦不堪時，乃欲於羅馬帝國之上設建一精神天國，使人類思想完全脫離人世國家的拘束，基督教因是普遍傳播，耶教主義盛行。

自希臘滅亡直至十二世紀，歐洲最大的事件便是基督教的創立與基督教會的發展，一般基督教父與神學家引起教權與政權的衝突，造成歐洲一千四五百的長期黑暗時代，經院哲學出，仍未脫黑暗時代的軌跡經院派的最初學者爲湯姆士，他最大的努力爲調和宗教與哲學的衝突，而欲造成一種人神一致的哲學，其政治學說的基礎完全建築在不與統一之上，政治組織則爲君主專制的權力，統着千國爲一和不國家，意大利詩人但丁同爲經院學派，他則推崇皇帝

的權力，欲以實現其統一世界的君主制度。

由於近代世界經濟的開展，更產生了經濟學派的世界主義，他們主張世界貿易應該絕對自由，買賣均以贏利為基礎，不以國家為範圍，經濟學始祖亞丹斯密即持此論，繼承者李加德以世界人類的關係不是家庭的關係亦不是國家的關係，純粹是私人間利益的關係，其結合為個人的結合，應該打破國家觀念，以全國的利益為個人利益的附屬。

唯心派的世界主義者又稱演繹派，他們的出發點在認定人類無國界，無戰爭為最高的目的，而其大前提則從各處所能方面努力，以企求其理想的實現，此派的學者與實行家甚多，如盧梭的根本思想，以為國家的組織是不得已的事，而須返於自然的世界，人人生而平等，權利義務，當處於同一的平面，人人同嗜嗜好，同此情感，功利主義者邊沁主張廢除帝國主義，實行自由貿易，各民族組織世界會議，限調軍備頒布國際法康德在永久和平一文中贊同世界聯邦組織，減少兵備，同時並不否認國家的存在。此外屬於本派的各思想家亦均曾發表其世界主義之意見。

近代國際間的衝突愈多，各派的思想也愈為複雜，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應運而生無政府主義又可大別為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的無政府主義，個人的無政府主義之出發點為個人幸福，甚至否認法律，否認國家，以哥德溫為代表，蒲魯東的個人無政府主義對私有財產制，但本根本廢止，而主張推廣私有，普及私有，以為個人各有其財，各有其產，反對政府，更反對君主專制，也稱其為共產無政府主義曾自別於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氏主張廢止一切宗教，希望信仰由科學而消滅，神的正義由人的正義而消滅，廢止階級，廢止遺產和繼承制，其徒克魯泡特金闡發更為詳盡，克氏欲從互動的實行上以求其理想世界的實現。

社會主義者雖多非無政府主義，但社會主義亦缺乏實現的方法，學者多將社會主義分為兩派，一為烏托邦派，一為科學派，自柏拉圖以至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均屬前派，他們的理想是改良社會為一安樂世界，乃有一種子虛烏有的寄托，這種寄托僅為空想而已，烏托邦的理論至馬克斯出，始號稱以科學方法解決社會問題，而被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斯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必然性，因主張以政治革命實現社會革命由無產階級專政，促使國家消滅，而步入於真正的平等世界，列寧祖述馬克斯而更採用暴力革命，實現恐怖政治。

綜上所述，有的哲學的空想，有的只在求個人的幸福，但他們的理想都不是以國家為範圍的帝國主義或國家主義，而是以社會與世界的和平為憧憬，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近代的思想家，都多在企求世界主義的實現，然而終覺不到一個切實具體的實施方法，各派的出發點不同，遂致治絲益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之時，民族自決的口號為美國威爾遜所提出其目的在使世界各民族，無論本身如何野蠻落後，關於該民族內部一切政治上經濟上與社會上的事件，均須由該民族自己決定和支持，無論任何民族不得假借任何口實，干涉到該民族內政，破壞到民族的獨立，每一民族可組織一獨立國家，每一獨立國家須由該民族組成，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沒有見之實行，另一方面蘇聯叫出的民族自決，也只做到蘇聯自己民族的自決，現在第二次大戰又將由中國快獲勝利了，戰後的和平建設近年來國內所熱烈討論的問題，中華民族在今日的中間與空間，對於世界要負一個大責任，中國強盛起來之後，立定傾軋扶弱的志願，世界的和平建設是民主主義的負擔。

五、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有三個具體的要求，第一是國內各宗族一

律平等，第二是中國民族對外求解放，使中華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第三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

中國人民。原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平天下」等崇高觀念，當閉關時代，所見者小，所謂天下，所謂四海，也只是指國內各宗族而言，過去史家常囿於「外夷狄而內諸夏」的成見，以文化開發的較遲，均目為蠻夷戎狄，降至壤駟被擄，北帝蒙塵，徵狄北狩，列為異族之禍，五胡建國，北朝鼎峙，元清入主，名爲種族之爭，實則每一事端，皆爲兄弟鬩牆，而交關的結果，反促進宗族的融和交流，昔日以五胡爲外族，目元清爲夷狄，今日視之，直爲周代以荆楚爲南蠻，同一情形，古之所謂四夷四裔，近之所謂滿蒙回藏，無一而非炎黃子孫，要皆爲中華民族的一宗支而已，揆諸史實，實信而有徵。不過此同種之族，受自然的或人爲的環境，壓迫，四向遷移，距離漸遠，時間漸久，當時交通不便，不相往來，於是因不同的環境，漸生差異而自成風氣，這是當日各宗族分化的主因，其後人口繁衍，交通日開，無形中縮短空間的距離，增加接觸的機會，漸又彼此混合，此爲後來各宗族融和的歷程。各宗族融和的史實，中國之命運中有扼要的敘述，在中國領域之內，各宗族的習俗，各區域的生活，且有不同，然而合各宗族的習俗，以構成中國的民族文化合各區域的生活，以構成中國的民族生存，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的中華民族。辛亥革命以後，舉各宗族共履於平等之政，民族主義的第一個要求已實現。

在第二個主張之下，這一次的抗戰，便是實現這個主張的具體事實，近一百年來，中國國勢凌夷，民氣消沉，開五千年從來未有的變局。「幸賴我先知先覺的 國父撥揚其大仁大智凝結而成的武勇，以中國的自由平等爲目的，喚起民衆，奮鬥至四十年之久，乃納全國國民的要求於正軌，迄於今日，終獲初步的成效也。」

中國之命運

在第三個主張之下 即 國父說的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助他，對於列強要抵抗他。以促進世界被壓迫民族國際地位的不等。民族平等的原理與觀念，是建設國際和平的基礎，創造理想世界的原則。自人類的倫理觀而言之，一切民族皆應居於絕對平等地位，自民族國家獨立自立之原則言之，民族平等係保障世界和平的惟一根據。我們當知在過去世界有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區分，是一切國際糾紛的根源，過去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區分的存在，乃受不平等荒謬理論的鼓吹與民族不平等的社會組織之支配，民族不平等理論的鼓吹，又係產生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而帝國主義的存在又爲一切國際糾紛的根源。故民族平等理論的提出，實係打破強權壓迫的利器，打破強權的壓迫，又係實現世界大同的最初步驟。故民族平等理論應用之範圍，不應僅限於中國自求解放與中華民族各宗族一律平等而止，必須擴大而及於世界被壓迫民族一律解放，方能謀人類理想之實現。

我們再總觀國父民族主義的重要觀念，他首先說明民族是由五道自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由霸道人爲力造成，其次說明我國的民族思想消沉已久，如欲恢復民族的地位，必須恢復固有的民族道德與智能。民族主義的對外意義在「中華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對內的意義是扶植國內各宗族，共履於平等之政。欲求民族革命成功，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阿奮鬥 爲求中國復興，外部障礙的帝國主義，必須打倒，不平等條約必須廢除。東方的民族應該在「大亞洲主義」之下團結起來。我國的外交政策應以實現三民主義爲目的，而不應祇以民族主義成功爲止境。在中國的民族地位沒有恢復起來之前，因中國不能提倡世界主義，民族主義成功後，便可努力實現「大同之治。」所以國父主張的民族主義不是一

種種救國的愛國主義，真講求民族自決的一般民族主義，也有區別。他在辛亥革命以前提倡以推翻滿清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與晚年提倡以反帝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除各有其事實的需要以外，都是因為民族思想過於消沉。——在前者是漢族的民族思想消沉，在後者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思想消沉。至於消沉的原因，在清代是滿清皇帝的麻醉與帝國主義反世界主義的遺毒，在民國則係家族和宗族觀念發達與一般人民不知團結。民族思想既然消沉，便應喚起人民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喚起以後，更須去己之短，取人之長，始能恢復以前的光榮民族地位，並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

國父更把他所認為中國古時最好的政治哲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世界大同實現的步驟，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而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國父既重視個人的修養——格物，致知……，又重視天倫團結的齊家，又重視家族觀念與家鄉觀念以為團結整個民族的基礎。以整個民族的團結而求國治，各國同臻於國治之自由平等的境地，再為自由平等之聯合而實現平天下的現象，有此次第實行的步驟，再輔以中華民族固有之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則人類數千年來共有的世界主義理想，必可見之於實行。此種民族國家間，僅有國際道德的關係，絕無帝國主義存在的餘地，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勉中國四萬萬人盡此進世界於大同的責任。在正當我們民族復興之機的今天，國家再生之望的今天，全世界反侵略國家行將獲得勝利的今天，我們更應倍加警惕，回憶我國家民族百年的經歷，毅力於事，策往勵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來改造世界，保障人類永久和平。

中國農民銀行

辦理農村合作貸款

經營銀行各項業務

承做國內各地匯兌

收受各種儲蓄存款

代辦信託保險業務

特辦土地金融業務

分行 處 通 及 全 國

科西嘉兄弟

(續)

大仲馬著
趙華琳譯

第九章

我們走左邊上來的原路離開了遺址，路賢行在前面。

我們進入叢林時，野雞飛逃，又咕咕叫起來。

它離我們有八十碼遠，也許不足八十碼，藏在四面濃林包圍的一株橡樹枝上。

「您怎能使它聽不見您而得到它那里去呢？」我問路賢。「我看大容易吧。」

「不，」他答，「我祇要能看見它，我就從此處開槍。」

「甚麼？由此處嗎？您有一枝能離開八十碼打野雞的槍嗎？」

「用散彈不行；用子彈就行了。」

「啊，子彈呀；我不是談子彈，那是另一回事，您帶着散彈是對的。」

「你要看見那隻野雞嗎？」奧蘭底問。

「是的，」路賢說，「我承認我很願意看見它。」

「那麼請你等一等。」

奧蘭底就開始模仿雌野雞半啞半嘯的聲音。

立時刻，雖然看不到那隻野雞，却見在橡樹葉上一種活動；那隻野雞一枝一枝地跳，咕咕直叫，回應奧蘭底的前進。

最後，它現於樹梢上，顯而易見，在昏暗的天空裏明明地站着。

奧蘭底不叫了，野雞已寂靜不動。此刻路賢舉起槍來，描準一下

開槍，野雞好像一塊石頭一樣落下來了。

「去找吧。」路賢加猛說。

那隻狗深入叢林中，五分鐘後就衝着那隻野雞回來了。

「那是漂亮的一擊，尤其是用的是一枝雙桶槍，」我說，「我恭喜您。」

「哦！」路賢說，「我並沒有像您所意料的那般功績，其中一個槍桶有螺絲槽，可以實彈射擊，和馬槍一樣。」

「沒有問題！就是馬槍射擊，也值得稱讚。」

「哼！」奧蘭底說，「路賢先生用馬槍可以打中三百碼外的一枚五法郎錢呢！」

「那麼您用手槍打，也像用馬槍打的那麼好嗎？」

「差不多一樣，」路賢說，「我能在二十五碼外發十二彈，而中六彈於一個小刀刀上。」

「我脫帽向路賢敬禮。」

「您哥哥是否也那麼善于射擊？」

「我哥哥，」他答說，「可憐的路易呀！他一生從未拿過手槍或步槍。我所以時常怕他在巴黎要碰到倒霉的事，因為像他那麼一個好人，為維持他本鄉的榮譽，要冒被殺的危險。」

路賢把野雞放進他絨衣的大口袋裏。

「好吧，」他說，「親愛的奧蘭底，明天見。」

「明天見，路賢先生。」

「我曉得你遵守時間。十點鐘，你，你的朋友，親戚都要到街

頭，對吧？從山地對方街頭，高隆納娶同親友回來。我們則站在教堂階上。

「好極了，路賢先生，多謝你受累，」奧蘭底轉身向我鞠躬，接着說：「謝謝你賞光。」

我們互相行禮以後，就分手了。奧蘭底進入叢林，我們走向村中。至於加猛，它一時站在奧蘭底和我們中間，猶豫不定，左顧右盼。猶豫了五分鐘之後，它乃光顧就我們了。

當我從上面說過的那個厚石牆下來時，我自認不無恐懼如何走下來，因為人都知道：下山比上山更難的多呀。

我很滿意的發覺路賢一定看透了我的意思，因而他不從原路却另選了一條歸途。

這一條路特予人以談話的便利；若行於峻峭山嶺間，就祇得被阻斷了。好了，由坡平坦，行走便利。我行未五十碼，便又開始我慣常的問話。

「那麼，」我問，「和平成功了嗎？」

「是的，您也看見了，未嘗沒有困難呀。最後規定，一切發動由高隆納家人辦理，才把他說服了。當初，他們祇有五人被殺；奧蘭底家却祇有四人被殺。高隆納昨日已同意和解，奧蘭底家人今天才同意。那麼，好了，高隆納家情願公然送給奧蘭底家一隻活雞——這表示讓步，自認過錯。這末一點把一切都解決了。」

「那麼這場動人的和解明天就舉行嗎？」

「明天十點鐘。這樣，您不算不幸運，您要看報仇，」那位青年苦笑了一聲答，「哼！報仇是一件美事。四百年來，在科西嘉並無其他的事情可談。您要看見和解了。那比報仇更為罕見。」

我笑起來了。

「您在那兒笑我們了，」他說，「您却是對的，因為我們真是

滑稽的傢夥。」

「不，」我向他說，「我單笑一件事；我看您對於成功非常起勁。」

「真的嗎？啊，設若您明瞭，您就要讚美我的口才，但是十年後，請您再來，您放心，人人都要說法語了。」

「您是一個雄辯家。」

「我不是。我也許是個仲裁人，仲裁人的義務是調和。他們該選我作上帝與魔鬼之間的仲裁人。我雖然努力解決他們的糾紛，我心裏却要證明，連美善的上帝聽着我的辯論，也要亂了。」

我看，再談下去，祇有觸怒我這位同伴，於是就把題撇開；他也不再追究下去，我們一直回到家裏，未再說一句話。

第十章

格福等候着我們。

未等他主人說話，他即搜索他的衣袋，拿出野雞來。他曾聽見打槍了。芳濟老太太還未去睡；但她已回自己屋裏，並且告訴格福，等他兒子去睡以前，要先到她跟前。

這位青年問我：需要甚麼嗎？我答說「不」，他於是告辭去奉行他母親的旨意了。

我欣然擺脫，就上我自己房間裏去。

我再觀察一次而覺相當滿意。我之對相類事物的研究未曾把我領入歧途。我欣幸會料想到路賢的品性，猶如我也料想到路賢的品性。

我懶洋洋地脫衣，從那位將來律師的書櫥裏取出雨果(V. Hugo)的「東方」(Orientals)讀起來，甚為愉快。我剛才第一百次複誦「天火」(Le Feu du Ciel)時，聽得上樓梯的脚步聲，在我房門外安然停止了；我想這是我的主人來，要向我問候晚安，却怕我

已入眠，猶豫着不敢開門。

「進來吧，」我說着，把書放在床邊的桌上。

於是房門開了，路賢出現。

「請您原諒，」他說，「我想來想去，我怕今晚惹您討厭；所以，若不來求您饒恕，就不能睡覺，我將來道歉。您既然明明還有問題問我，就請指教吧。」

「多謝，」我說，「多謝您費心，然而我對於要知道的一切，已經完全承您見告了；祇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我已許給您不再問您了。」

「爲甚麼？」

「因爲那就太唐突了。但奉勸您不要催促我；我對自己也不能負責。」

「那麼很好——就請您說出來吧。不得滿意的好奇心是再糟沒有的了；它自然引起懷疑，三分之二的懷疑，對於相關的人，比得到真理更有害處。」

「這一點，您倒儘可放心；對您，我所有最壞的懷疑，其結論是：您是一個聰明人。」

那位青年熱誠地笑了。

「算了吧！」他說，「您現在把我弄的也像您那麼好奇起來了。請您告訴我那是甚麼緣故呢？」

「好，您把一切隱晦的事都明白告訴了我祇剩這一點：您會把那些奇妙的器械讓我看過，我起程之前，還要再看看。」

「那是一個理由。」

「您曾經解釋那兩枝馬槍托上，刻的兩句相同的文字。」

「那是第二個理由。」

「您曾經給我解釋，由於你們出生的特殊環境，您怎樣時常感

覺——離開他三百里格之遠——您哥哥所受的情感，而且他那一面也與您同感。

「那麼芳濟老太太說到您感覺憂鬱時，那就使您相信您哥哥還遇了某種不幸事件，又問您是否確知他沒有死，您給她說：「不，假使他死了，我就要看見他了。」」

「是的，一點不錯，我聽過這話。」

「好極了，假如俗人之耳，可能一聆這話的解釋，就請您給我解釋一下吧。」

當我說話時，那位青年的臉呈現那麼一種嚴緊的表情，以致我說出末後幾個字時，頗費躊躇。

果然，我把話說完之後，我們兩人都默默不言。

「算了，」我說，「我看，我出言不慎；請您對我的話不必介意。」

「不是的，」他說，「祇因爲您是一位精通世故的人；所以遇事總有點懷疑。我很惋惜地見您以疑心對待一個已經存在四個世紀的舊家庭傳統習慣。」

「您且聽着，」我說，「有一件事，我向您發誓保證：就是，任何人比不上我最易聽信古談和習慣；而且實際有些事情，連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偏要特別相信。」

「那麼您信鬼嗎？」

「您願意我告訴您我本身遇到的事嗎？」

「是的，這可以幫助我了。」

「我父親死於一八〇七年；那時，我才三歲半；醫師通知我家病人已至臨終，我就被送到一位老表姐處，她住在一座小宅子裏。

「她把我的床安置在她自己的床對面，我照習慣的時間睡去——而未顧及臨到頭上的災禍，我自然也不曉得那個災禍。——我

已入眠，忽然有三下響亮的拍掌聲音。我醒了，下床，走到門口。

「你到那兒去？」我表姐問。

「她也是像我一樣，被三下拍掌驚醒，禁不住害怕，明白知道，街門已鎖，誰已不會敲我們住的那個房門。」

「我去給爸爸開門，他來向我說『再會』呢，我說。」

「她於是跳下床來，硬把我抱回我床上，不管我痛哭，儘是喊道：

「『爸爸在門口。他永別我之前，我要看爸爸。』」

「這種現象重演過嗎？」路賢問。

「從未重演；雖然我屢次希望它。這也許是上帝賜予純潔兒童的專利，而拒絕賜予罪人的。」

「好，」路賢微笑說，「在我們家裏，我們比您幸運。」

「您是否見過已死的親戚出現呢？」

「每次有大事將要發生或者已經發生時，都見到的。」

「這對於您家特有的專利，歸功於甚麼理由呢？」

「我祇聽說這是一個古老的傳統；我已告訴您撒維利亞搬下了兩個兒子。」

「是的，我記得。」

「這兩個兒子長大了，互相親愛；這種愛情，假如他們父母活著的話，自然全給父母了，他們宣誓，任何事物，就是死也不能將他們分離。於是拚綴密語，用他們自己的血寫在羊皮紙上，說是互相宣誓，誰先死去，死後就要顯現給其他一人，並且從此以後，在他一生每次遭遇危險時，也要顯現。三個月後，弟兄中一人，正當他兄弟用火漆固封他的信時，突被猛擊而死；他正要用圖章戒指在熱火漆上蓋印時，聽得背後一聲悲嘆；轉身看見他哥哥站在那兒，手扶他的肩膀，却覺不着有手。他於是機械式地把寫給他的那封信

信交給他，他哥哥拿住信，就不見了。他死之前夕，又見了他。無疑地，那兩位弟兄所答的合約，不祇是為他們自己，而且為其後代；因為自從那時，顯現不但重演於死時，而且於一切重大事件發生之前夕。」

「您見過人魂嗎？」

「沒有，但我父親既然在死前夜間受他父親警告將死，那麼我想我父親和我既未作孽以致喪失這種恩典，也要像祖先一般享受這種特權。」

「那麼這種特權，祇有家中的男人可享嗎？」

「是的。」

「那真奇怪！」

「但却實在。」

我看看這位青年，他剛才安然無驚地給我講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我背誦「哈默雷特」詩句：

「天地間有更多的事物，奧特爾啊，非你的哲學所可夢想出來。」

若在巴黎，我就要把這個青年看作騙子；但是在這個科西嘉腹地僻異的小村裏，祇當看他是一個純正而自欺的獸子，或者是一個享受特權的人物，他也许比普通入幸福，也許比普通人不幸。

「那麼現在，」他靜默了好久以後說，「您要知道的一切，都已尋得了嗎？」

「是的，謝謝您，」我答說，「我很尊重您對於我所有的信心；那麼我許給您保守您的秘密。」

「老天呀！」他微笑著說，「原來那並沒有秘密；您偶爾遇到第一個鄉民時，他就可以告訴您這些事實，您我說的一樣。我祇希望我哥哥在巴黎不要誇張這種特權，否則它似乎唯有招惹男人的冷

笑，女人們感感。」

於是她站起，「我說了「晚安」，走回自己房間去了。」

我雖然疲倦至極，却不能入睡；眠了，又斷斷續續地睡去醒來

我恍惚夢寐查問過到的衆人。他們的舉動愚蠢而無目的。直至

天亮，我才去，却已被人耳的鐘聲喚醒了。

我驚鈴，因為我那位舒適的房主很講究，把鈴線安置手邊

；無疑的，這在村中是絕無僅有的了。

格爾立刻拿着熱水進來。我看，芳濟路馬先生把僕人訓練的很

好。

路賢已經問過兩次我醒沒有，並且說，九點半時他要請我房間

裏來。那時已是九點二十分，那麼等候不久，他就來了。

他作法蘭西式打扮，真像一位法國花花公子。他穿套黑上衣絕

麗的背心和白色褲子；因三月初，在科西嘉，人已慣常穿白褲子

了。他看我好像驚訝。

「您欣賞我的裝束，」他說，「這又可證明我是個文明人呀

！」

「是，果真是。」我答說，「我承認我驚訝你們在阿雅爾竟有這麼

好的裁縫。因而我穿着我這件衣站在您身旁，好像是個「巴黎約翰

」(Jeanne, Paris) 劇中人。」

「好朋友，我給您解釋，原來我的服裝是從「許滿」商店直接

來的。我哥哥與我身材是相同，我哥哥開個笑，給我寄來整摺

服裝，我遇有盛大節日就取來穿上。每逢州長來，每逢第八十六區

司令來巡閱，或者要接待您這般的賓客，並遇着那種喜慶像即將

舉行的隆重大事時，就穿這種衣服。」

這位青年有一種潑辣的諷刺，却仍制之以禮，雖然使人不易自

持，却不致越出良好風趣的範圍。我對之確有點頭默認。那時他戴上一副「鮑信」或「盧梭」造的黃色手套。他這般打扮，外觀真是一個漂亮巴黎人了。

同時，我也穿好了衣服。

路賢九點三刻。

「來吧，」路賢說，您若要看表河，我們正可及時入座；您若

要吃早餐，那好像更有滋味。」

「謝謝，我兩者均可。我很少在十一點前吃飯。」

「好極了；來吧。」

我戴上帽子，跟他去了。

(未完)

墨水乾快馬天

絕無沉澱 純淨不變

不蝕筆尖 流利快乾

保證與派克墨水爭美，保證
可與派克墨水化合融和。價格
低廉，購者請速。

大風化學工業社出品
重慶老衙門二號特一號

本刊經內政部發給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四川省銀行

總行

重慶

支行

合川 遂寧

分行

成都 內江 萬縣

辦事處

瀘縣 樂山 溫江 劍閣 新都 安縣 潼南 糖爲 西陽 鄧都 南川 瀘縣 圓中 茶江 達縣 西昌 夾江 郭江 熱江 彭縣 綿竹 中江 趙江 榮昌 新津 廣安 富順 宜賓 雅安
資中 合江 隆昌 廣元 南充 新橋 瀘江 彭水 鄰水 大邑 岳池 崇慶 仁壽 大竹 峨嵋 西充 三台 洛陽 綿陽 南溪 松潘 大起 資陽 長壽 廣漢 南都 茂縣 江津 眉山
渠安 永壁 中奉 雲自 榮忠 開什 洪江 石敘 巴賓 樂黃 茶太 威武 銅德 梁邛
縣岳 川山 壩節 陽井 縣縣 縣那 雅安 橋永 中漢 至埡 子嶺 店和 遠勝 梁陽 山映

「六六九零」為均處行支分總 號掛報電

興國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首創自製

興國縫紉機

式樣美觀 零件標準 負責保用 現貨供應 功能優良 堅固耐久 售價低廉 歡迎採購

總公司：重慶南岸龍門浩子灣三十七號

電話：一三〇三 電報掛號：四〇九

製造廠：重慶牛角沱三十二號 電話：二〇七九